

說部叢書

第二十七集
第三編

科學小說

卷下

洪荒鳥獸記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



林

說



每集一角

小說月報出版以來。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。其中短篇小說。標新領異。尤承社會歡迎。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。彙刻成集。名為說林。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。茶餘飯後。極良好之消遣品也。

陸續出版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千九二二號

中華民國四年二月十四日印刷
中華民國四年三月初版發行
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十九日再版發行

吳余

(洪荒鳥獸記二冊)

(每部定價大洋伍角)

著 原 著 者
人 譯 述 者

發 行 人

印 刷 人

印 刷 所

總 發 行 所

分 售 處

英 國 科 南 達 一
李 薇 香

上 海 棋 盤 街 中 模
印 有

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昌
鮑 威 昌

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昌
商 務 印 書 館

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
商 務 印 書 館

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天 龍 江 吉 林 長 春
西 安 太 原 濟 南 開 封 成 都 重 慶 漢 口
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

長 沙 安 慶 蕪 湖 南 京 南 昌 杭 州 嘉 興
福 州 潮 州 廣 州 桂 林 雲 南 澳 門 香 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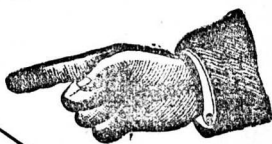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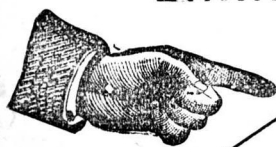
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

六九四七

梁 啟 超 著



歐洲戰役史論

定價 七角

前編 已出

梁任公先生文章之價值，舉國所共知，論史之文，尤其特長。前此如意大利建國三傑等篇，讀者殆無不神飛肉躍。今茲戰役，因果糾紛，形勢詭異，非先生妙筆，孰能傳之。本館當戰事初起，即請先生編纂此書，幸承許可，而先生極鄭重其事，搜集材料，結構章法，幾經斟酌，致避囂外，竭全力以成之。本館敢信，無論何人一讀此書，必不能釋卷。非終篇斷不肯休，蓋先生之文，本有一種魔力，此篇又其情心結撰之作，故趣味洋溢，感人極深。一讀是篇，則事勢瞭如指掌，洵為人人不可不閱之書。

卷首并有先生手寫詩一首。詩格之雄深。書法之適美。與本書可稱三傑。完全上海華商及各埠商務印書館均有發售

洪荒鳥獸記卷下

第十一章

約翰昨言鴻蝠齒牙。必有毒質。此語信然。次日晨起。余與師麥利俱寒熱交乘。如嬰瘡疾。夏蘭奇又膝蓋腫起。步履維艱。只得株守帳中。莫能外出。惟約翰無恙。則奮力操作。伐樹斫棘。以增垣墉。余於熱中神經紛沓。如有所見。及凝神以視。又但見帳幕之中。景象幽寂。帳外惟叢棘大樹。枝葉扶疎而已。而恐懼之心。猶刻刻加甚。時覺有奇魔惡怪。近在肘腋之旁。恍惚中。曾以此思想。告於夏蘭奇。夏蘭奇沈吟不語。余因思亞摩曾人皆迷信可禱卜茆。謂居於林中。此時余心。亦疑有可禱卜茆。將隨在而襲余矣。如是者竟日。至夜間稍愈。約翰修治壁壘。亦已竣工。余等感其保障之力。俱與之執手以謝之。約翰復積柴爇火。共就火次而眠。中夜忽醒。聞左嘶號之聲。近在帳側。約不過數百碼。其聲清激。若火車中汽笛之聲。繼又變為淅淅之響。若恐懼而慘痛。聞之刺心。余等心房皆顫。冷汗被體。急以手自掩其

耳。不欲更聞。而其聲猶抑揚入聽。似以其深哀極怨。上訴於天。歷數分鐘。纏綿不絕。中復雜以得意狂呼之聲。樹頭宿鳥驚飛。觸葉作響。余等皆起坐。默然無言。約翰增柴於火。火光大熾。於火光中視各人面目。皆慘寂無聊。余低聲問曰。此何聲也。約翰曰。明晨必知之。此聲之來非遠也。夏蘭奇爲沈肅之容言曰。吾輩有奇緣。乃得聞上古哀情之戲曲。此正如古代毒龍。據大澤中。與妖魔鏖戰也。吾嘗謂我生多幸。適生於千載之下。文明大備之時。試思彼上古之人。與猛獸雜處。又無精械利器。僅能挺槍投石。挾弓注矢。以禦魑魅。又何以爲生。卽在今日。持精槍快礮。以與此等怪物。決命於俄頃。尙未必能操必勝之權也。約翰顧余曰。小友。奇荒多怪。我亦有歸志矣。然未歸之前。必與此巨物。大開圍場。一試吾技。觀其孰爲雌雄。師麥利忽揚其手曰。勿多言。我又有所聞矣。余等共靜聽之。聞有步履之聲。近在圍外。其聲柔軟。而著地甚重。築築然繞帳一周。至柵門之外。立而不行。聞有呼吸聲。出於齒牙之間。余等此時。與此巨獸。僅恃一軟弱籬牆。以爲防禦矣。相顧震慄。

各持其槍。約翰徑趨柵旁。余等從之。約翰由籬隙外窺。低語曰。天乎。吾見怪物矣。余急自約翰肩際。注目外矚。由籬葉稍疎之處。見一黝黑巨物。蹲踞於地。高不逾馬。但厚碩而修長。狀殊凶猛。偶轉其首。余見其二目。閃爍作綠光。繼又聞巨掌擦地之聲。緩緩向前。余擎其槍。顧約翰曰。此物將躍籬而過矣。約翰低語曰。勿發槍。際此靜夜。槍聲必遠聞數里。鄰近之物。皆將循聲而至。爲事更危。師麥利顫聲曰。若任其躍籬而入。將奈之何。約翰曰。此物笨重。不能躍也。我輩必留其槍。以爲最後之著。此時當設他策。姑一試之。約翰此時行事。誠足駭人。余敢謂其勇略。必舉世無并。時方詣火次。投巨枝於火。枝頭火熾。乃挾之於手。突開柵門。悄步以出。巨物見有人出。咆哮而前。約翰迎之以趨。步輕而捷。至巨物之旁。巨物張其口。以向約翰。約翰舉手中樹枝。直樁其頭。火星四飛。巨物喉舌眼鼻。俱爲火灼傷。其面目之間。厚皮如癩。亦爲火燒破。鮮血橫流。負痛長嗥。轉身急竄。頃刻已沒於林中。約翰緩步而回。閉柵門。投殘枝於火。笑而言曰。吾知此物。後此必不敢更近火光矣。

余等皆曰。汝膽誠巨。然望後來勿更冒險如是也。約翰曰。此事誠險。然舍此亦別無他法。若任其入內。則我輩持槍亂擊。倉皇中必傷及同儕。且此物受傷。未必卽死。若忿而與我并命。將無一人得生。幸賴此法驅而去之。今無事矣。余等乃復入帳中。近火而坐。相對驚疑。師麥利持煙斗於手。就火吸之。言曰。此物屬何種類。我幾不敢斷言。夏蘭奇曰。汝科學智識。亦有窮時矣。然此等怪物。卽聚天下學士。亦未必能知。我但能言。今夜所遇。爲一食肉之妖魔耳。此等妖魔。據此壁上。我於未來之前。卽預知之。師麥利曰。此壁上所留。古代動物。種類至繁。嗣後若復有所見。當錫之以佳名。夏蘭奇曰。此事無難。明日更前。必有所遇。汝但搜索枯腸。加舊物以新名可矣。但今者我倦欲眠。不如續殘夢也。約翰曰。居此險地。縱欲睡者。必不能皆睡。請輪番守值。以兩點鐘爲一班。師麥利曰。我吸煙未竟。請自我始。君等先眠。以後若無守值之人。我亦不敢就枕矣。次晨。共入林中。以窮考夜間之事。見積血成窪。零肢斷骨。縱橫滿地。幾若屠獸之場。殲獸無數。及經考察。始知此番大戮。

僅一物被戕。其物之大。實足蔽敵專車。戕彼之物。亦未必更大於彼。但較凶殘耳。（共工氏頭觸不周山其事誠誕然觀此則知其事非絕無影響）二博士方拾地上遺骸。片片細察。其巨牙長爪。尤玩若奇珍。夏蘭奇方取片肉。攤之於膝。自言曰。此事又費猜量矣。觀肉上齒痕。似嚼此者爲鋸牙之虎。而昨晚所見。又類爬蟲。吾幾無以名之。其名之爲亞羅梭乎。師麥利曰。謂之爲馬格羅梭亦可也。夏蘭奇曰。亦無不可。總而言之。一食肉之妖魔耳。此等惡物。爲常人所厭畏。而考古者則在所歡迎。言畢大笑。若有獨得之樂。不能自己。約翰正審顧左右。如有所防。聞笑聲。忽曰。先生。此非笑時也。此時尙不知有何等怪物。伏於肘腋之旁。若彼巨物。昨晚方果腹而歸。今日仍返舊地。以圖朝餐。則吾輩四人。不足以供一飽。彼時雖欲笑。不可得矣。言時。適取碎皮一片。視之而詫曰。此何物歟。余就觀之。見所執爲肩際之皮。有黏膩之物。附於皮上。爲一圓圈。色黑如瀝青。此物早已發見。余等於他處皮上。曾矚及之。皆不知其由。師麥利雖前日於林中。見與此同等之物。所謂爲意。

格羅登者。曾細加考察。此時亦不能斷定。謂此爲其身上生成。或由他處黏得。夏蘭奇方傲然狂笑。意謂已知其故。不肯告人。約翰先未留意。此時始以爲言。而又譏夏蘭奇之笑聲。夏蘭奇怒發。正容以向約翰曰。若貴人許我開口者。我尙有言。我生平譴陋。不常晉接貴人。致疎於禮節。不知尋常顰笑。亦須請命於貴人也。約翰未及答。夏蘭奇以滿胸宿學。急於發揮。不待約翰道歉。已自息其怒。轉向余輩。正襟而談。其氣概如在大學堂中。對千百生徒。傳宣精義者。言曰。此物吾已細察。知老友師麥利。方有所揣測。吾與之亦表同情。此物誠瀝青也。此壁原始必爲火山屬。吾等已知之事。火山既熄之後。多產瀝青。此物經於其旁。黏於皮上。亦復何奇。惟尙有重要問題。須加討論者。計壁上廣褒。不逾百里。若此巨大之物。孳生不已。將無地足容。且此物當上古之時。方充斥宇宙。後來以無可得食。遂變其食肉之性。以食草木。或且以絕食之故。槁餓以亡。此中消息。雖無人目睹。而據理推測。萬無一訛。此壁既與世絕。何以不隨世運以爲轉移。獨留此碩大形骸。至於今日。

則必別有得食之道。以自保生存。以後若遇機緣。將爲切近之考察。以窮其理由。是吾志也。余曰。此物凶頑如此。終以勿近爲佳。夏蘭奇揚其目以睨余。若當授課時。忽遇頑劣生徒之不率教訓者。遂亦不與余言。更與師麥利縱談。徵其意見。二人窮幽索渺。論此巨物育生之理。與謀食之方。語多精奧。余不欲聞。乃創議爲探遠之行。衆贊成之。以畏鴻蝠。遂不復西嚮。遵溪而東。道經深林。且大樹之下。多生荆棘。進行極緩。然途中風景。則頓然改觀。余等自登壁以來。多受驚恐。而此時所見。又覺心曠神怡。沿途多奇花。彌望不絕。其色或黃或白。據兩博士言。皆上古之花。世間更無其種也。花蔓生於地。平鋪若茵。遮地無隙。余等踐花以行。莖高沒踝。花香四徹。甘芳醉人。中亦間有尋常花草。爲故鄉所恆見者。上面則樹枝下垂。果實纍纍。亦有平常果品。而大半皆不知名。余等方饑渴。則摘取而食。其不知名者。則恐其有毒。不敢輕試。見有曾經鳥啄者。始取而食之。味絕甘美。道中常見獸跡。溼泥之地。獸跡尤多。其跡詭異。莫可推測。惟意格羅登之跡。則一見而知。又於林

隙中見意格羅登一頭。方俯首而嚼草。約翰以遠鏡窺之。謂其身上亦黏有瀝青也。以外復見小獸甚多。曾見一豪豬。一食蟻獸。并遇一野豕。皮色斑駁。口際露二獠牙。長而且曲。涉溪以入樹林。更於斜坡綠草之上。見一物絕塵而奔。其行極速。幾莫辨其形。略觀其狀。似爲麋鹿。然又魁碩不倫。約翰則斷之爲麋。謂在愛爾蘭時。曾見人於地中掘得其骨也。當日信步游涉。下午方回。前此歸時。突遇疑事。此次近堡。猶有虞心。旣入帳中。見秩序如故。中懷始釋。遂羣相聚議。詳考現時之境遇。及以後進行之方。此次所議。關係極重。余特爲詳記之。當時約翰方籌明日應爲之事。師麥利忽爲煩惱之態。曰。無論明日後日。凡此後應爲之事。最前一著。卽在出此陷阱耳。君等方圖入險之策。吾意必先求出險之途。夏蘭奇掀髯而前曰。老友。此語令我生駭。以吾輩求學之士。入此靈異之區。涉足之間。動多奇趣。雖成年累月。皆無厭心。今所探求。未獲什一。遽欲舍之而去。豈爲所宜。此文離題太遠。非我所敢望。君請另試他題也。師麥利曰。夏蘭奇博士。君當知我在倫敦。生徒繁

夥。淹留日久。小子狂簡。莫知所裁。我之浩然有歸志。豈得已哉。若君則峻其門牆。無親炙之士。因亦無繫心之人。我所以不敢竊比於君者。此也。夏蘭奇曰。凡人抱最高之道。乃欲授之於不知道之人。守其道。則解人難索。屈其道。則有枉尋直尺之嫌。我所以不擁皋比之座者。正爲此也。師麥利曰。雖然。我更有言。約翰恐二人相爭而忿。思爲解之。乃不任其終語。遽攙言曰。君等勿爭。聽我一語。我等旣入此地。未有滿意之發明。遽欲舍之而去。滋可惜也。余亦進曰。豈特可惜。若此時舍之而去。縱至倫敦。吾亦羞見麥卡德。且羞入報館之門。況此壁迴絕人寰。縱決計當歸。又何術可下。此時已有進無退。多議何爲。夏蘭奇曰。達哉言乎。吾小友於科學知識。雖極幼稚。而普通見解。洵精當不磨。吾輩已無歸途。議亦何益。師麥利方狂吸煙斗。噴煙而言曰。此事旣無可議。則此外之事。又何以議爲。吾輩此行宗旨。君等豈竟忘之乎。當日我於動物會中。見夏蘭奇博士。聽其宣布己身之經歷。衆人不信。舉我爲代表。考覈其成功。君等證人也。今者至其地。見其物。吾事畢矣。若欲

窮搜此壁。非特遣兵隊。廣挾軍儲。不足以濟事。謂吾輩數人之力。而能之乎。今若卽此不歸。稽延時日。至資糧匱竭。進退無門。則亦惟枕藉而死耳。非特莫償奢願。亦且盡棄前功。君等試思。亦復何取。至謂無下壁之法。則前者升壁。亦已難若登天。而夏蘭奇以兩時之力。思而得之。今何不更運奇思。以謀脫險。上下一也。焉得諉爲不能。師麥利此言。至爲透關。夏蘭奇雖好辨。亦不能強斥其非。且語雖含諷。亦有諛詞。乃得意而言曰。君以此事命我。我焉敢辭。但曩者祇有進取之心。未嘗爲歸計。今後請轉其思想。或可得當以報君。且我亦知淹久此間。非爲上策。所以不欲言歸者。誠欲如約翰所語。俟有滿意之發明耳。師麥利冷笑曰。吾輩從事探訪。費兩整日矣。今日所得。未能勝昔。明日所得。又豈能遠勝於今。若欲詳加搜索。纖細無遺。恐非數月之功。不能畢事。近况若此。安能久持。如此間更有峯巒。或尙耐人玩索。而日來所見。俱爲斜坡。陷而向內。一處如此。他處可知。縱更遠行。亦何以異此。二人爭論未已。余方對樹而立。見金果樹高枝入雲。忽有所感觸。因思此

樹枝葉俱加於衆樹之上。則其樹杪亦必出於羣樹之巔。且樹在壁沿。地勢本高於內地。若能升樹頂。必可將全壁大勢。一覽無餘。余幼年卽工升樹之技。同輩莫余及者。前此升壁。夏蘭奇自詡奇能。若論進步於竿頭。必且讓余獨步。惟此樹最低之枝。猶去地逾丈。樹身粗大。無術攀躋。但使能握及低枝。則直上樹尖。似尙非難事。爰以此意告之於衆。衆以爲然。夏蘭奇鼓其絳紅之頰。欣然顧余曰。小友。佳哉。凡有表見。均能化平淡爲神奇。吾獎汝矣。約翰亦曰。孺子信有嘉謀。前此未言。吾乃百思莫及。一經道破。確屬可行。汝且挾汝紙筆。就樹上作簡圖。吾將取貯子彈之匣。疊積樹下。助汝上昇。余聞獎大樂。約翰已取數木匣。疊於樹旁。余升於上。猶不及枝。夏蘭奇乃亦登匣而立。以兩手抱余。向空遙擲。余藉一擲之力。握得樹枝。手挽而足推。身已加於枝上。先以膝跪。後以足支。遂立枝而起。適三枝駢生。若爲梯級。一一越過。覺以上枝葉更濃。奮力上攀。瞬已高舉。俯首下視。惟見綠葉出於足間。不復見地。逾丈以後。進步逾速。遙聞夏蘭奇等縱談於樹下。音吐漸微。仰

望樹巔。幹猶盈抱。挺然向上。枝葉密覆。不可見天。又見寄生藤類。繞樹蔓生。其葉雜於樹葉之中。愈爲厚蔭。如入叢薄。余猱升既久。跨枝稍息。於密葉中延頸四顧。冀有所窺。忽睹一面目。瘳陋無倫。躍然而驚。幾脫身下墮。此面出於藤葉之中。方左右瞻矚。如余所爲。余竊意此人面也。縱使非人。而類人之處。亦多於類猴之處。其面白而浮腫。如生細瘡。鼻平而頷突。疎髯繞頰。參差如蝟毛。二目覆於濃眉之下。貌鄙陋而凶頑。復張口作聲。似詈余者。余見其齒。欹斜而尖曲。有若犬牙。余見其醜態。與其目光。旣憎且懼。不知所爲。此物忽踏枝力躍。枝折有聲。物已瞥如電逝。瞬睫中似見其周身皆毛。作棕紅色。入於葉叢。不可復見。僅見樹葉紛披。漾若波動。久而未停。樹下同伴。聞折枝之聲。疑余失足。約翰高呼曰。麥倫無恙乎。余以手挽枝。俯首反問曰。君等有所見否。約翰曰。吾輩無所見。惟聞樹頭枝折。疑汝誤攀。汝究如何者。余思此時縱語。亦不能詳盡。且此境太險。頗有退心。欲暫下樹。以所見聞。商略於同伴。繼思此策建之自我。同人方譁而贊之。今未有所得。遽半途

而廢。恥何可當。遂決計不返。憩息既久。更無見聞。喘息略定。膽氣漸復。又鼓勇上升。一次攀得枯枝。應手而斷。身搖搖然。幸力握旁枝而免。再上。則樹葉漸疎。覺有微風拂面。仰見天光。知已高出於羣樹之上矣。余既誓登絕頂。因亦不旁矚。但向上行。至樹幹已成。爲細條。經余身。重量所壓。欹而向下。始不更進。擇枒杙中交膝而坐。審顧四圍。見紅日將落。空氣極清。全壁風景俱歷歷可辨。壁頂爲橢圓形。自西至東。約三十邁。自南至北。約二十邁。其形如蝶。四圍上仰。漸趨而向下。至於中央。成一大湖。湖之圓徑。約十餘邁。湖水清澈。綠波鱗鱗。爲晚日所照。絢麗動目。湖邊叢生蘆葦。中有沙灘。三四日光斜映。其色金黃。并有黑色之物。見於近岸湖水之中。謂之爲鼉。鱷之屬。似覺過大。若謂爲獨木之艇。又覺過長。余由囊中取遠鏡細視。但見其蠕蠕移動。似爲生物。惟終不能得其定名。自此壁沿。至於湖畔。亦皆斜坡。向下。中多樹林。爲路約在五邁六邁之間。意格羅登林。與鴻蝠之窩。尤近在咫尺。遠望對面壁沿。又有紅色峭壁。重見於壁上。與壁下所見其式正同。壁高約

二十丈。其下亦爲斜坡。樹木叢蔚。壁間忽見黑色圓點。由鏡中細察。知爲穴口。一穴前尙有白色之物閃爍。有光。惟以相去過遙。不能知其爲何物。余倚樹以作草圖。至日落天昏。茫無所見。始循樹而下。諸同伴皆仰首盼余。旣及地。相與握手爭頌。余能謂若盲進探索。雖窮一月之力。或未必能詳。今得此圖。獲益非淺。余亦深自慶幸。謂此行已建奇功。然心中方有要事。不及待彼等觀圖。遽以所見。毛人細爲陳說。衆皆不知。所以相對愕然。余曰。此毛人伺我於此。非一日矣。約翰曰。汝何由知之。余曰。前此歸時。見什物突遭翻檢。我卽有所疑。次日病中。又若有所見。後來此種思想。遂盤據腦筋。刻刻不釋。曾以之告夏蘭奇矣。夏蘭奇曰。然。小友曾爲我言之。小友敏於感覺。每能示吾輩以先機。師麥利持其煙斗。作不耐之色。曰。此時何暇研此問題。夏蘭奇曰。君以爲太迂闊乎。然則且言其近者。小友。汝見此物大指橫連於手掌之中乎。余曰。不然。夏蘭奇曰。有尾乎。余曰。否。夏蘭奇曰。其物後足亦能攬物。如猴足乎。余曰。樹葉濃厚。未能詳睹。但見其攀枝跳躍。捷若飛禽。若